

東周列國志

第十二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七

白卜蔡界元放甫評點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奢尙之見殺于楚平實是冤枉伍員之懷仇圖報固其所宜至
太子建之見殺于鄭則實是自己理短非鄭君之過也奈何亦
以爲仇而欲滅其國乎伍員豪傑雖是有餘斷理用中處却是
不足

漁丈人之子以一橈退吳軍事大是可疑漁丈人當日渡子胥
時舟中未嘗有子魚羹麥飯亦未嘗同子携來况蘆中人漁丈
人之約在第二次饋餐時約言之後未曾旋踵漁丈人卽以子

胥之囑而自溺其子何自而聞吾想漁丈人殆才智之士以漁
隱者也觀其渡員時前面二歌渡後一問羹飯之饋廬中志叫
與不受寶劍不告姓名其舉動大有機權絕非尋常可及其覆
舟自溺安知非善于涸沒故作此熊以釋子胥之疑耶其渡員
而饋食原以爲德有此一舉則員果得脫其德愈深即使追兵
別渡亦可以釋疑而無怨然則今日一橈行歌之計或卽漁丈
人所出未可知也不然卽賞行歌之態與應對之語豈庸夫所
能辨耶古人有事在隱躍之間待後人以意會之往往如此

申包胥之請救于**秦**與其說**秦**之語都是情理之常無甚奇特
處只是號泣**秦**庭七日不納飲食則忠臣之盛節誠非恒情所
能矣至于成功而過賞尤爲千古高風不特豪傑之士其學術
幾于聖賢矣

東皐公皇甫訥千子增有莫大之恩乃避之干得意之日這方
是真正高人方見當日之爲德只是憐冤救困非有所希冀而
然也以視今人有些小恩惠到人便沾沾見色責償惟恐不盡
者何止雲泥之隔

申包胥孫武東皐公皇甫訥學術相近處是有功不伐廉讓爲
心然以榮祿權勢論則爲包胥孫武難以貧賤之貴論則爲東
皐皇甫爲尤難也

藍尹壘之不載楚昭然十分無禮更無可解說處與晉之敦
禔頭須不同而楚昭亦能容之是楚昭好處藍尹壘之仍復受
爵立朝却是面皮老厚

話說伍員屯兵于隨國之南鄙使人致書于隨侯書中大約言周之
子孫在漢川者被隨吞噬殆盡今天祐吳國問罪于隨君

何不以此言告之天

子公布諸侯僅僅何隨國言若出楚珍與吳為好漢陽之田盡歸于

之以為取楚昭王之計耶君寡君與君世為兄弟同事周室隨侯看畢集羣臣計議臣子朝

面貌與昭王相似言于隨侯曰事急矣我偽為王而以我出獻乃可

免也事雖不行其心却是無異了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繇曰

平必陂 往必復 故無棄

新勿欲 西鄰為虎 東鄰為肉

隨侯曰楚故而吳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辭伍員曰敝邑依楚為國

世有盟誓楚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伍員

以囊瓦在鄭疑昭王亦奔鄭且鄭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何其遂移

兵伐鄭圍其郊時鄭賢臣游吉新卒鄭定公大懼歸咎囊瓦自殺

還曰獻瓦疑于吳軍說明楚王實未至鄭帥猶不肯退必欲

滅鄭以報太子之仇諸大夫請背城一戰以決有亡鄭伯曰鄭之土

馬孰右吳且破况于吳乎乃出令于國中曰有能退吳軍者寡人

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鄭城

之中聞吳國用伍員為主將乃求見鄭君自言能退吳軍鄭定公曰

卿退吳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要與臣

一橈音饒行舟小楫行歌道中吳兵便退鄭伯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

右以一橈援之果能退吳不吝上賞漁丈人之子繼城而下直入吳

軍子營前叩橈而歌只這想頭便自不俗若直入吳軍求見伍員求其退兵便是舉伯舉動曰

蘆中人 蘆中人 腰間寶劍七星文

不記渡江時 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歌蘆中人如故員下席驚問曰足下是何

人舉橈而對曰妙能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人之

子也員惻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得相遇

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鄭國懼將軍兵威令于國中有能退國軍者與之分國而治好在竟說是望報不作高人臣念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從將軍乞赦國國員乃仰天歎曰嗟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圍而去漁丈人之子曰報鄭伯鄭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之曰漁大夫至今溱洧之間有丈人村卽所封地也髯翁有詩云

密語蘆洲隔死生

橈歌強似楚歌聲

三軍旣散分茅土

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旣解國國之圍還軍楚境各路分截守把大軍營于麋地今均

遣人四出招降國屬兼訪求昭王甚急却說申包胥自郢都破後逃

避在夷陵石鼻山中

山在今夷陵州去荆

聞于胥掘墓鞭屍復求國

王乃遣人致書于胥胥其畧曰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屍雖云報仇不已甚乎物

極必反子宜速歸胥當踐楚之約

伍員得書沉吟半晌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傯不能答書借汝之

口爲我致謝申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耳兩

句話畢竟難解使者回報包胥包胥曰子胥之滅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

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難除非

求秦即不論婚姻當時亦無第二國可以請救乃晝夜西馳足踵俱開步步流血烈裳而

累之奔至雍州求見秦哀公曰吳貪如封也大豕毒如長蛇久欲薦食

諸侯兵自楚始這不過請救開端不如此不能得力耳寡君失守社稷逃于草莽之間

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國乞君念甥舅之情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

秦僻在西陲兵微將寡自保不瑕安能爲人包胥曰楚秦連界楚遭

兵而秦不救楚若滅楚次將及秦君之存楚亦以固秦也若秦遂有

東周列國志
國不猶愈于吳乎此句反嫌其爲強上倘能撫而有之不絕其祀情願世世

北面事秦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羣臣商

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居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非忠臣說

不時秦哀公沉湎于酒不恤國事包胥請命愈急哀公終不肯發兵

出出不如此不足顯包胥於是包胥不脫衣冠立于秦庭之中晝夜號泣

之忠其功亦不小忠臣至此焉有不感動者乎哀公

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其口忠臣至此焉有不感動者乎哀公

聞之大驚曰臣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臣有賢臣如此臣猶欲滅之

寡人無此賢臣臣豈能相容哉爲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

包胥頓首稱謝然後始進壺飧秦哀公命大將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從包胥救楚包胥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雨胥當先

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從商

今上之津縣城縣

而東五日可至襄陽折而

南卽荆門而胥以楚之餘眾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二月亦可相會

以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子

蒲曰吾不知路徑必須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包胥辭了秦帥星

夜至圍來見昭王言臣請得秦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謂圍侯曰卜

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秦在之西而吳在其東斯言果驗矣

時遽延宋木等亦收拾餘兵從王于圍子西子期并起圍眾一齊進

發秦帥屯于襄陽以待秦師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秦帥相見秦兵

先行秦兵在後遇夫槩之師于沂水

此別一沂非魯之沂也

子蒲謂包胥曰子

率秦帥先與吳戰吾當自後會之包胥便與夫槩交鋒夫槩恃勇看

包胥有如無物約鬪十餘合未分勝敗子蒲子虎驅兵大進夫槩望

見旗號有秦字大驚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子西子

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夫槩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秦**兵勢

銳不可抵當闔閭有懼色孫武進曰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且

秦土地尚廣人心未肯服**吳**此句是若人心肯服何臣前請王立辛

勝以撫**秦**正虞今日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秦**通好許復

君割**楚**之西鄙以益吳疆亦是上策君亦不爲無利也若从戀**秦**宮與之

相持**秦**人憤而力**吳**人驕而情加以虎狼之**秦**臣未保其萬全伍員

知**秦**王必不可得亦以武言爲然闔閭將從之伯嚭進曰吾兵自離

東**吳**亦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夷**秦**社今一遇**秦**兵即便班師何

前勇而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秦**兵片甲不回會說大詔人如必然沒用

若不勝甘當軍令闔閭壯其言許之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伯

嚭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于軍祥在郢都西北排成陣勢伯嚭望見

軍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正遇子西大罵汝萬死之餘尚望

寒灰再熱。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相見。伯誥大怒。挺戟直

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誥追之未及

二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右邊遠延一軍殺來。將子蒲子虎引

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三路兵將。兵截爲三處。伯誥左冲右突。不

能得脫。伯誥答死于此役。到還落個好名。却得伍員兵到大。殺一陣。救出伯誥一萬

軍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誥自囚入見。王待罪。孫武謂伍員曰。伯

誥爲人矜功。自任。久後必爲國之患。不如乘此兵敗。以軍令斬之。

趁此時殺却。豈不乾淨。伍員曰。後雖有喪師之罪。然前功不小。況敵在目前。不

可斬一大將。大有護短之意。遂奏王赦其罪。兵直逼郢都闔閭。命夫槩

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于紀南城。伍員伯誥分屯磨城。驢城。以

爲犄角之勢。與兵相持。又遣使徵兵于蔡。將子西謂子蒲曰。

以郢爲巢穴。故堅壁相持。若更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閒加

兵于**唐**破則**秦**人必懼而自守吾乃得專力于**吳**是子蒲然其

計于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襲破**唐**城殺**唐**成公滅其國**秦**哀公

懼不敢出兵助**吳**却說夫槩自恃有破**唐**之首功有功自恃最是壞事因沂水

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都心中鬱鬱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

忽然心動想到**吳**國之制兄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為太子

我不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

于久後相爭乎乃引本部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

敗兵于**秦**不知所往我當次立說謊已不是好計把自立先說在頭裏更是相賤可笑遂自稱

吳王使其子扶臧悉眾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專穀

聞變登城守禦不納夫槩夫槩乃遣使繇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

吳國事城割五城為謝再說闔閭聞**秦**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

議戰首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槩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

去了伍員曰夫槩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槩一

勇之夫不足為慮所慮者越人或聞變而動耳料得王宜速歸先靖

內亂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

既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槩造反稱王又結連越兵入寇吳

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

武伍員之兵一面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槩來歸者復其本

位後到者誅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臧奔回谷陽夫槩欲驅民授

甲百姓聞吳王尚在俱走匿可知說謊斷難成事夫槩乃獨率本部出戰闔閭

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槩對曰汝弑王僚非反叛耶在六槩自

是沒得回答然闔閭問語亦自尖檢闔閭怒教伯嚭為我擒賊戰不數回闔閭麾大軍

直進夫槩雖勇爭奈眾寡不敵大敗而走扶臧具舟于江以渡夫槩

逃奔吳國去了闔閭撫定居民回至吳都太子波迎接入城打點拒

越之策却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詔正與伍員商議忽報越軍中有
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申包胥所遺也書畧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而不能定越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踐

覆越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是當日

胥之謀主意亦是欲子胥今日去楚主意子不竭吳之威吾亦不盡秦之力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吳以數萬之衆長驅入楚焚其宗廟隳其社

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

兵雖敗我餘軍于我未有大損也兵法見可而進知難則退幸吳未

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越所笑子何不以平勝爲請孫武

處處高似子胥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其實不勝其憤以至于此昔齊桓

公存邢立衛秦穆公三辱晉君不貪其土傳誦至今某雖不才獨

聞茲義今太子建之子勝糊口于國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使奉

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書言于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後正吾意也卽遣使迎

芊勝于吳沈諸梁諫曰太子已廢勝爲仇人奈何養仇以害國乎此語

似是而非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以王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使既

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之府庫寶玉滿載以歸又遷境

戶口萬家以實吳空虛之地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自己從陸路

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臯公報知其廬舍俱不存矣神龍見首不見尾再

遣使于龍洞山問皇甫謫亦無踪跡伍員歎曰真高士也就其地

再拜而去至昭關已無兵兵把守員命毀其關這却不必復過溧陽瀨水

之上乃歎曰吾嘗饑困于此向一女子乞食女子以盞漿及飯飼我

遂投水而亡吾曾留題石土未知在否使左右發土其石字宛然不

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于瀨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

吾不相負也無德不報 哀傑同情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嫗視兵過而哭泣軍士

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

紗於瀨遇一窮途君子而轍飯之恐事洩自投瀨水聞所飯者乃

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歸不得其報自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

乃謂嫗曰吾主將正伍君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于水中

盍往取之嫗遂取金而歸至今名其水為投金瀨髯仙有詩云

投金瀨下水漸漸

猶憶亡臣報德時

三十年來無匹偶

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知武善于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

回曰**越**與吳敵也遂自稱為**越**王不在話下闔閭論破**越**之功以孫

武為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急流勇退方 是真正高人王使伍員留之武私